



7.

我一直把那庙宇的门称作的“牌坊”，直到有一天被同学听了嘲笑后才纠正过来。他们告诉我这个叫“鸟居”。作为庙宇的门，它的存在便是为了标明神和人之间的界限。跨进去，便是踏入了神的领地。

每一座鸟居，都是一个时间的纪念点。它们被凡人立在这里，祈求神明的祝福能通过这些大门，从天界传达到人间。

成百上千的鸟居紧密地排列到一起，它们从山脚开始，一直蔓延到山的深处，延伸到神明的宫殿里。

有时，会有身着和服的女士在通红的甬道里行走着。她们踏着轻盈的步伐，跟随着先生的脚步，慢慢消失在光影里。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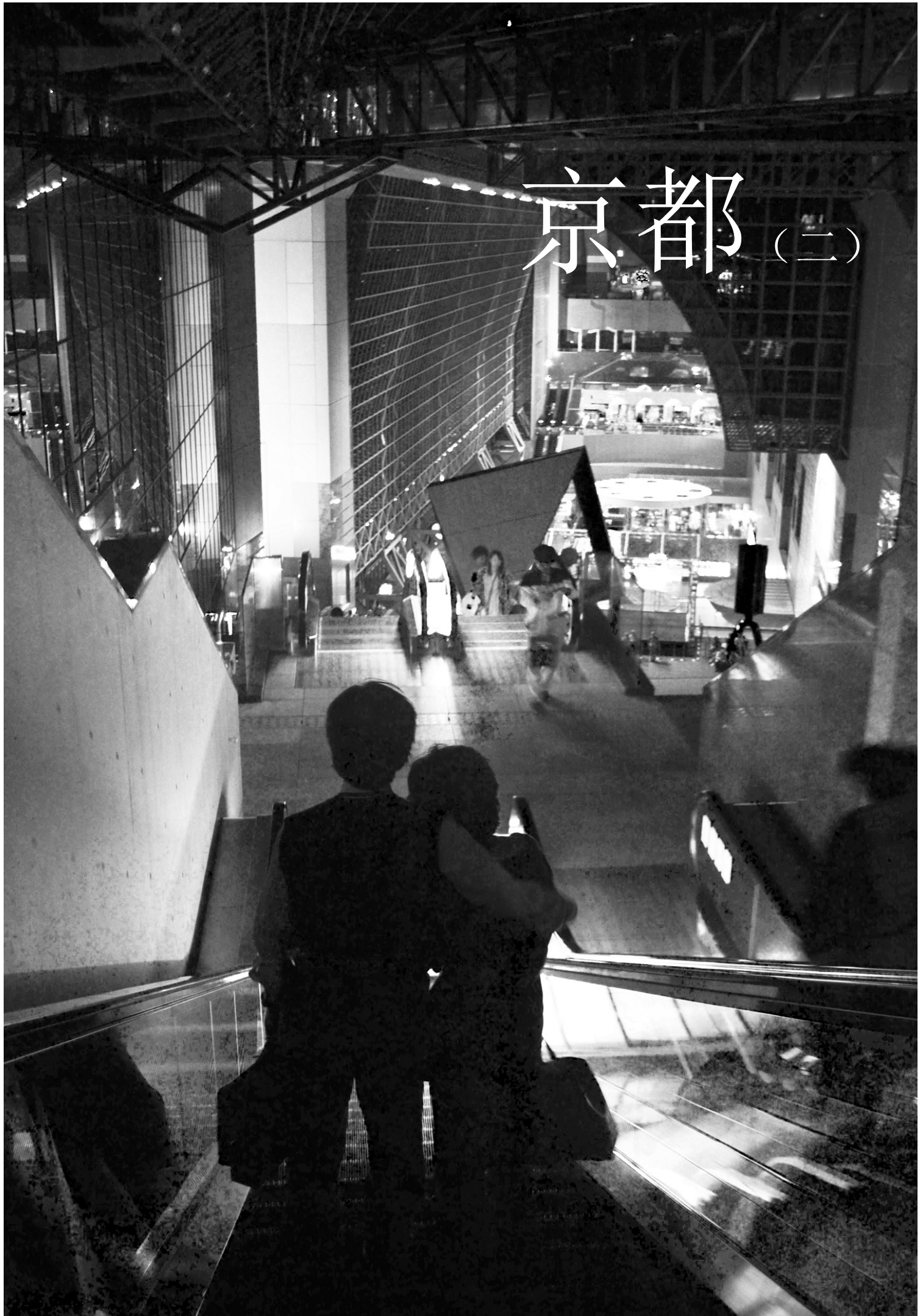
回到旅馆时，已经是夜晚。旅馆里，大多数的背包客还没有回来，我便索性去了不远的鸭川逛逛。

到了后才发现，原来鸭川是情侣们晚上幽会的地方。

一对对的少男少女在鸭川旁边坐下，细细说着甜蜜或者忧伤的故事。鸭川的涓涓河水不知听了多少甜言蜜语，却也不脸红，只是不紧不慢地向下游流去。

我一个人在这里，总觉得有些尴尬，稍稍转悠了一下便扭头回旅馆睡觉去了。

京都 (二)



第三天

1.


因为没有设置闹钟的缘故，起来时就已经是正午。而按照原定的计划，今天应该先去金阁寺转转。

说到计划，直到昨天我才发现，为了旅行而制订计划，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我在飞日本的航班上碰到了一个英国小哥，他说他碰巧在环球旅行，而日本是他的下一站。

他说他准备在日本待上一个月左右。我问他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有没有什么要去的地方，他笑了笑说不知道，他说他喜欢每到一个地方后慢慢探索那里有什么有趣的。他告诉我自己连未来几天的旅馆都还没有预定，因为他不知道之后会在哪个城市待得更久一点。

跟那个小哥相似的，是一个与我在京都住在同一所旅馆的女生。她是SMU的学生，趁着放假的时间一个人来到日本旅行。“既然是自己旅行，何必把每天要去的地方规定好，否则，那样的旅行和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又有什么区别呢？”她这样告诉我。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是正确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制定详细的计划，高效的旅行是否会更有意义。

A street scene in Japan, featuring utility poles with power lines, traditional houses with tiled roofs, and a clear blue sky. The scene is captured from a low angle, looking down a paved street. The utility poles are prominent in the foreground, and the houses are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bright and clear.

或许这样提前制定计划是为了“旅行”而旅行，是为了证明自己到过
过一个名胜古迹而旅行。我生怕错过了某个景点，于是便在旅途
开始之前就做好了准备，制定了详细的计划，甚至于把公交线路
还有地图都找好。我觉得这样做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旅行时间，
好去更多的地方。

或许他们是对的，这样做并没有为了自己而旅行，只是在按照别
人留下来的“优秀剧本”，重复地演绎他们的故事。

(ps: 不就旅个游么? 老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啥?)

2.

如果说京都有什么必看的的地方，那毫无疑问是“金阁寺”了。

当然，上面那句话只是就名气而言草草做的结论。初见古寺，的确对匠人在这座寺庙上所下的功夫很是惊讶。但作为一个贴满金箔而且只能远观的古刹，除了最初的惊奇，金阁寺本身并不能让人细细把玩。我在寺庙旁转悠了一会，似乎有些走神了。

3.

金阁寺前里有一池清水，美名“镜湖”。之所以被称赞为“镜”，想必是没有池中无鱼的缘故。不过那天寺院里的湖水，却总是荡着细细的涟漪。池边植满了青葱的松树，而涟漪的源头，似乎就是来自于池对岸的一棵松树下。走近看，只见一波鲤鱼挤在树下，向路过的游客吞吐着池水。

介绍上说镜湖里本没有饲养锦鲤，那么孵化出这些鲤鱼的鱼卵，想必是随着水鸟的迁徙而被带过来的。岸边的山上，有一块“鲤鱼石”。可能恰巧有一天，一只路过的水鸟听到了鲤鱼石的召唤，便衔着鱼卵落在这里，然后生出了现在的满池锦鲤。

我觉得我想多了...





[图]

3.

独自旅行的人，比我之前认为的要多很多。

从金阁寺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独自来日本旅行的温州小哥。

当时我正在车站等着巴士，身边便坐着那位小哥。兴许是因为他看到了我拿着中文的旅游地图，便主动上前来找我说话。他说他已经来到日本一个星期了，很喜欢这个有着盛唐遗风的国度。他告诉我他无比热爱旅行，每每工作三四个月便要出来一趟，去一个地方好好玩耍一番，我听到后心里不免有些纳闷，在想哪有这样能随便请假旅游的工作，本想问个究竟，但觉得这是私事便也没有开口。

他问我接下来会去哪，我说我明天准备启程前往东京。他说真巧，他正好也要去东京，想去富士山看看，然后问我跟不跟他一起去富士山。我原本没有计划要去富士山，便回复他说“有时间就去吧”。

后来因为时间上的原因我并没有能去成富士山，他跟我说没关系。几天后，他把在富士山拍的照片发给了给我。他到了富士山脚下的一座小镇里，不知是箱根还是什么别的地方。照片里似乎是清晨，而他站在一座天桥上，马路的尽头便是白雪皑皑的富士山。我很喜欢那个镜头，不过因为照片不是由我所拍，我没能在这里把它贴出来。


4.

作为一个旅游城市，京都有着无比发达的巴士交通网络，以至于我一直没有机会体验京都的电车。在翻阅旅行手册的时候，我注意到地图的边缘有一个不起眼的景点，上面印着“嵐電嵯峨駅”。景点的旁边印着一个电车一样的标志，而标明着列车路线黑白相间的线条，蜿蜒地已经被画到了地图外面。

可能是被延伸到地图外的列车路线吸引，我放弃了下午去二条城的计划，转而搭上了去嵯峨駅的巴士。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但是在去程的路上，却有一种要见认识已久，却素未谋面的笔友的预期。这种期待和计划要去二条城的期待不同，对于二条城，我已经在网络上了解到了足够多的信息。我知道我要去那个京都著名的将军府拍什么，知道它们大概长的什么样，知道它们大概在哪个位置，并且以哪种路线游览能够拍到足够多的著名景观。我已经在脑海里把我的行程像彩排一样过了一遍，只剩下亲身去实现一次，然后顺路装满相机的储存卡，好证明我真的去过那里。但是，对于嵯峨駅，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当我赶到那里时，还有没有班车可以坐。

不过当我看到那像是曾经接过千寻的电车缓缓进站的时候，我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

“阿姨你手机好抢眼！”

A photograph of a train station platform. A red train with the number 'SK100-1' is stopped at the platform. A train conductor in a dark uniform and cap is standing on the platform, facing the train. Several passengers are visible, including a woman in a white shirt and a man in a dark suit. The platform has a yellow tactile paving strip along the edge. The station has a glass and metal roof structure.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image.

“它从树林深处缓缓开来
叮当的声音顺着铁轨，轻轻拍打着土地

列车挺稳
带着白手套的列车员取下帽子
向月台上的乘客们问好

你递上单程的车票
扶扶眼镜
然后提着空空的行李袋上了车

它过来把还没有接触到人间混沌孩子接走
带回树林深处去
带回神隐的宫殿里去...”

5.

列车出站后不久，便驶入丛林深处。

回过神来时，列车已经开进了一个幽静的山谷里。叮叮当当的铁轨声，拍打在附近的山上，然后又被弹回谷壑间的溪流里。

等列车再驶过一个隧道后，便穿越了山林，来到了开阔的乡间田野里。





6.

到站，下车。

因为我没有钱买回程的车票，就被列车丢在了这里 Orz。列车慢慢驶回山林，不久，连哐当声都听不见了。

车站旁啥也没有，不过远处好像有条小河。走近看，原来是从山谷里流出来的那条。原本在山谷里疾驶的水流，进入了开阔的平地，便也放慢下来。河岸边有开着面包车前来野营的人们。白色地小轿车开到小河边，哥哥和弟弟从刚刚停稳的车上跑下来，袜子还没脱完便一脚踏进水里。妈妈在后边追着喊着，爸爸不紧不慢地打开后备箱，搬下椅子还有食物，慢慢地赶过去。

“说不定菊次郎他们还在这个河堤上扯过天谈过地呢”——看到水流平缓的小河，我不知为什么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我找了个满是小黄花的地方，想学着北野武拍拍文艺的相片。结果除了被野草刮破了腿，啥也没拍到。

小黄花太少了。



7.

正烦着如何才能回城里去，一辆列车从山间的隧道里飞奔出来，疾驶而过。

我隐隐约约看到车厢上印了两个大大的 JR 二字，心想着有救了，然后便沿着铁轨尾随列车走去。有时铁轨被铁丝网挡住，我便只好远远的绕开，心里估算着铁轨的方向，转而走到有路的小镇里去。幸运的是，我在太阳下山之前，就在铁轨旁找到了一个电车站。

乘上车后大约坐了十分钟，电车便开回了我手上旅游手册的地图区域。看看时间，刚好下午五点左右。我不知道现在去二条城会不会太晚，但心想着明天就要离开京都，于是便在中途下了车，想去二条城碰碰运气。



但是最终，二条城还是因为我傲慢地临时变更了计划，拒绝了我。

“没事，我在门口拍张照，证明一下来过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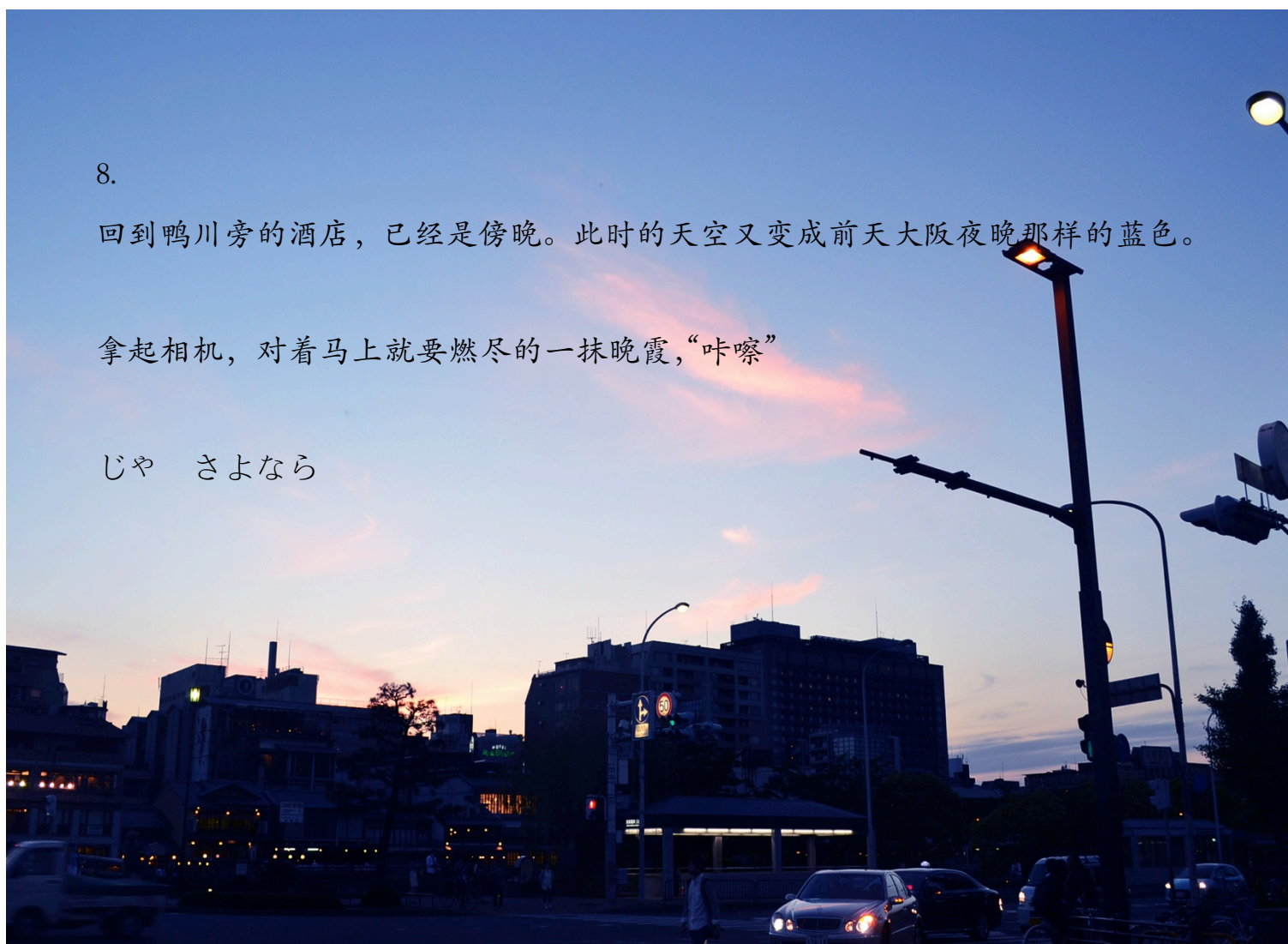


8.

回到鸭川旁的酒店，已经是傍晚。此时的天空又变成前天大阪夜晚那样的蓝色。

拿起相机，对着马上就要燃尽的一抹晚霞，“咔嚓”

じゃ さよなら



9.

京都还没说完呢！

我晚上跑去市中心，想去拍拍京都塔的夜景。结果除了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情侣，什么也没拍到。

从京都站出来时，正巧碰到了吴桐舔着抹茶冰淇淋带着他一家人在散步。

这才是晚上最大的收获吧～



東京都



第四天

1.

这天的开头不是很好。

早晨，我在公共休息室吃早饭时，睡在我隔壁的小哥告诉我，他在非洲工作的地方打仗了。一枚炮弹在他办公室旁边爆炸，在墙上炸出了个大窟窿。

我刚刚认识他不到两天，前一天夜里，他跟我在天台聊着对于日本这个有趣国家的看法。他很同意我对日本马桶的偏见，觉得它们应用了过多不必要的高科技。他说他很佩服日本的秩序井然。但是他似乎不太喜欢日本人过于独立的性格，因为每次坐上电车都看到人们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少有人互相交谈。

早晨我见到他时，他一个人在餐桌前吃着早饭。我问他今天准备去哪里玩，他摇摇头，然后把他手机递给我，里面播放着他同事透过窗子向外拍摄的录像。视频里，一辆坦克在楼下开火，把远处的一栋房子轰成了碎片。有人从废墟里的烟尘里走出来，然后被拿着枪不知是士兵还是匪徒的人打死在路边。

因为战事爆发的原因，他需要提前结束在日本的旅行，赶回他的城市去。我问他非洲做什么工作的，他说他在当地做志愿者。

因为需要赶上上午的电车，我没能继续和他谈下去。临走时，我祝他好运，他祝我在东京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他说“Have a nice trip”时，笑得比我灿烂。

2.

虽然说今天的目标就是赶到东京，但是我并不打算直接搭乘新干线奔到那去。我需要先绕道去滋贺县做一次圣地巡礼。

接下来的几页，便全是关于胜地巡礼的纪录，于是我把它们别出来放到了一个单独的章节里，方便客官们过去。



3.

从京都到东京，搭乘新干线不过两小时的路程。

新干线在关东的土地上飞奔着，虽然列车的时速并没有国内高铁那样疯狂，窗外的房屋也没有更快的消失，但是手机上的定位显示，每一分钟我都在地图上画出了肉眼可见的位移。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中国是个何等巨大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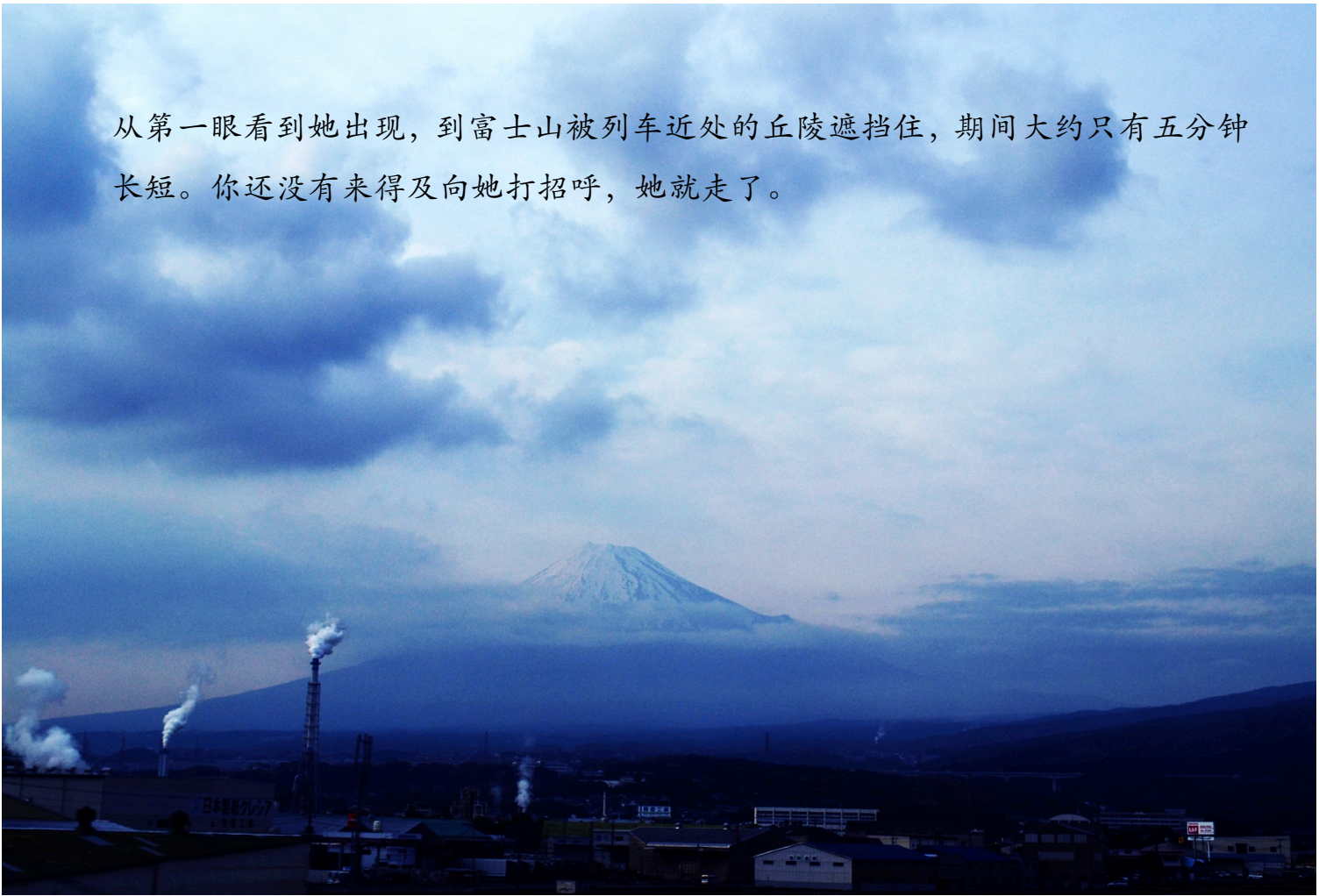
我设好闹钟，估算着列车接近富士山的时间，然后倒在行李上睡过去。

当我醒来时，窗外已不是平平缓缓的山丘，只剩下一个巨浪般的身影，从云层里踱步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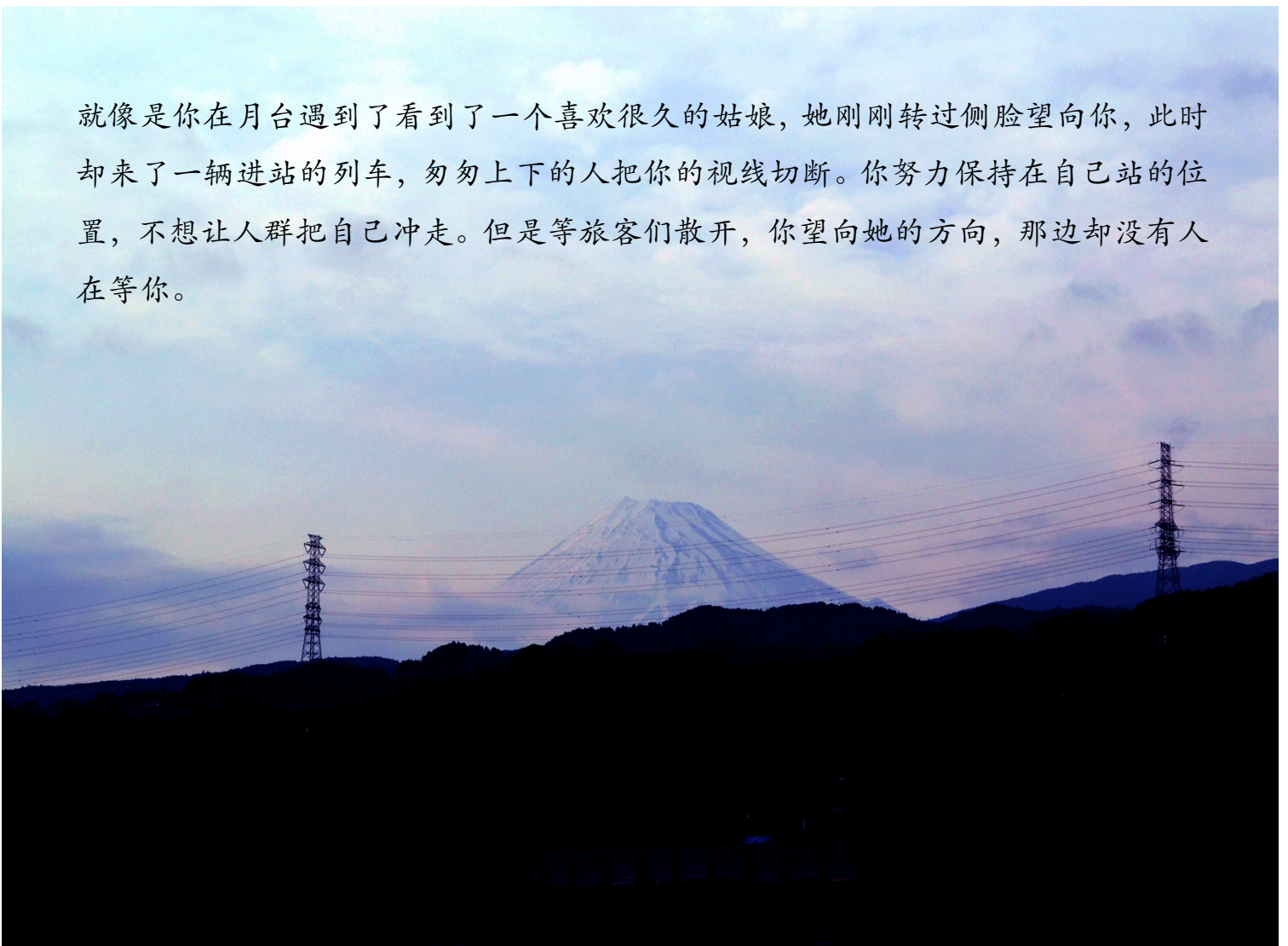
因为列车旁一直有紧密的输电杆，我便只好趁着列车经过两座铁杆的间隙，拍下几张富士山的照片。



从第一眼看到她出现，到富士山被列车近处的丘陵遮挡住，期间大约只有五分钟长短。你还没有来得及向她打招呼，她就走了。



就像是你在月台遇到了看到了一个喜欢很久的姑娘，她刚刚转过侧脸望向你，此时却来了一辆进站的列车，匆匆上下的人把你的视线切断。你努力保持在自己站的位置，不想让人群把自己冲走。但是等旅客们散开，你望向她的方向，那边却没有人在等你。





“她美她的，你看你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了吧。

4.

东京旅店的位置就在天空树的旁边。可惜因为窗子的朝向，从房间里看不到那座灯火绚丽的高塔。

我早早睡下，望着什么也没有的天花板，开始胡思乱想。

我在想，身边这座墙的后面，有一座彻夜不眠的尖塔在千叶地区肆意挥霍着她的姿态和美貌。她把腰间的彩灯点亮，伸展着原本就很修长纤细的躯干。时不时她还会看看身边的房子，看看那些四四方方的办公楼——这让那些假装正经的小子们羞红了脸。



东京 (一)

第五天

1.

浅草寺是一个看人的地方。

作为东京最古老的寺庙，这里自然成了游人必去的东京景点之一。络绎不绝的有人还有香客，挤满了原本不大的院落。

虽然古寺坐落子的东京市内，但是祠堂里的肃静的气氛，却丝毫没有被外面的喧嚣打破。一跨进庙内，耳边便只有低吟的祈祷和诵经——佛祖面前，容不得凡俗之气。

我满怀期待的跑去大名鼎鼎的“仲见世”，结果商铺里除了随处可见的日本竹篾，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新奇有趣的玩意。不过临走的时候，或许是金阁寺清水寺加上稻荷大社的神明联合起来保佑了我，在这里我终于看到了那些身着校服的姑娘。



金山龍山



松下電器

仲見世

仲見世

浅草

浅草

ASAKUS



2.

在我看来，皇居之于东京，就像中央公园之于纽约，他们都是一座超级城市里唯一能寻得片刻悠闲的地方。不过跟中央公园相比，皇居多了一份刻意而为的严肃。

皇居的严肃，就像故宫太和门前的那份庄严一样，都是来自于被故意设计成的尺寸巨大的景观。从皇居旁的马路走到它的大门，需要跨过一条巨大的护城河。进入皇居的领地后要再走上百米，才能靠近石砌的城墙。之后便是真正的禁区，不准游人继续前行。

因为是天皇陛下的居所，皇居不许让人进入参观。于是我就在宽到难以置信的马路和停车场上到处乱走～

不知道为啥，我一直觉得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那边的城市就像是纽约一样。

哈，只是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纽约长啥样 _(:3)Z)_





皇居附近却来了许多身着校服的中学生。他们排着队列，有说有笑地走着。之后有老师一样的人物出现，把学生们聚集起来，然后找到一处能以皇居城墙作为背景地好位置，为他们拍摄集体照。


我找了个角度，然后在卫兵地注视下偷偷拍摄那些前来拍照的学生们。

3.

“晚上要去看塔”

这句话放在不同的地方，会让人想到不同的地点。如果放在伦敦，人们会不知道你要去的是大本钟还是伦敦桥；放在北京城里，或许你会被的士司机直接带到老北京电视台去；放在新加坡，人们会告诉你来错了地方，那两座孪生塔坐落在北方的吉隆坡市；如果是放在陈塘关，那就要先去拜见李天王了。

不过在东京，似乎只有一座塔可以看。



在赤羽桥站下车，走过一条街便可以看到东京塔从楼群后面冒出来。通红的塔身，像是一个做工精细的塑料玩具。

再往前走，便会看到一条蜿蜒向上的小径，路旁的基岩上盖满了葱郁的爬山虎。

作为东京的地标，我原先估计着东京塔应该是一个热门的景点。不出意外的话，塔下应该停满了等待游客的旅游大巴。不过到了后却欣喜地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拥挤。售票大厅里只有一小撮散客，三三两两，有说有笑。

4.

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这意味着东京塔
事可干，我走到外面的空地，找了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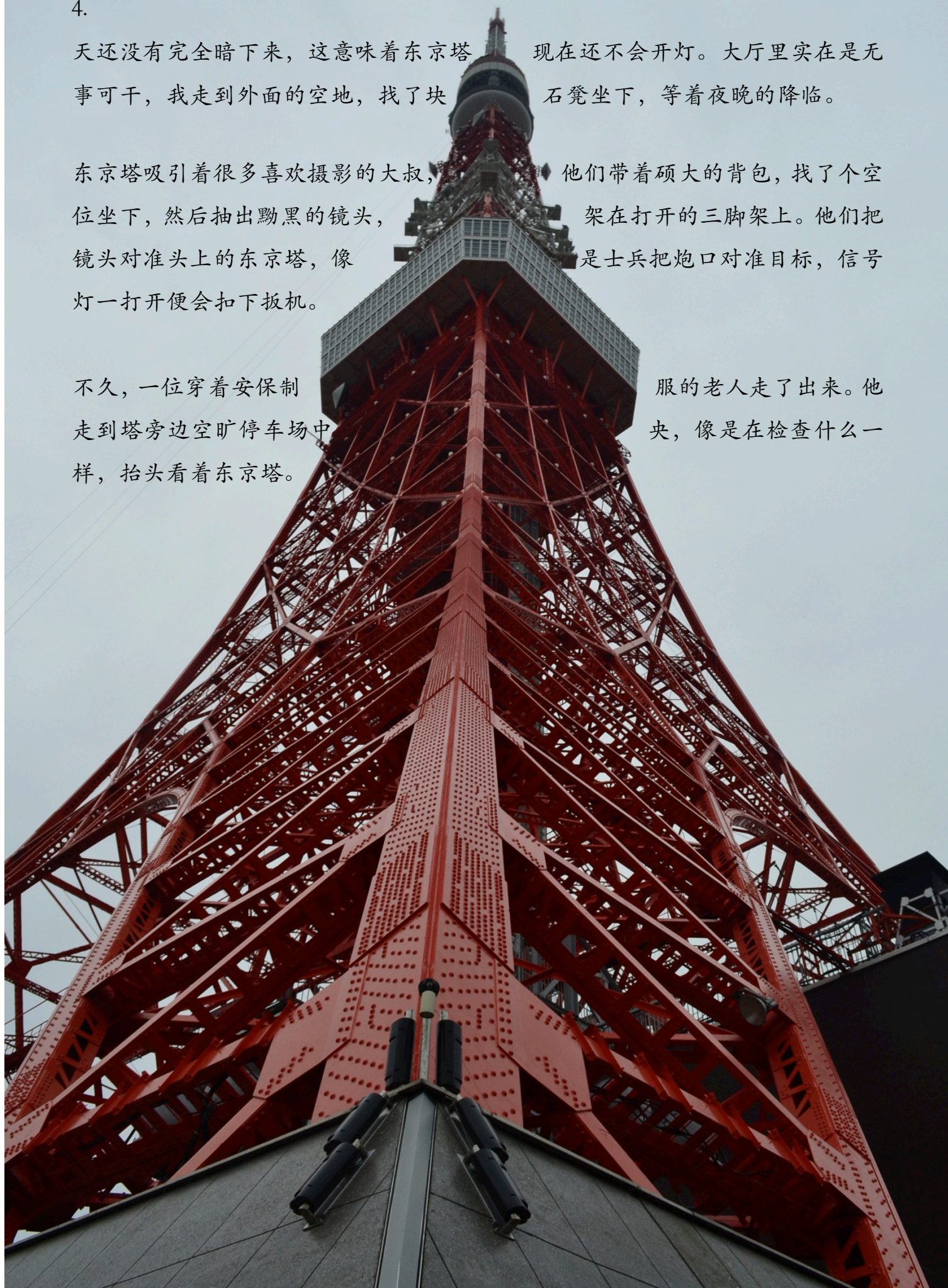
现在还会不会开灯。大厅里实在是无
石凳坐下，等着夜晚的降临。

东京塔吸引着很多喜欢摄影的大叔，
位坐下，然后抽出黝黑的镜头，
镜头对准头上的东京塔，像
灯一打开便会扣下扳机。

他们带着硕大的背包，找了个空
架在打开的三脚架上。他们把
是士兵把炮口对准目标，信号

不久，一位穿着安保制
走到塔旁边空旷停车场中
样，抬头看着东京塔。

服的老人走了出来。他
央，像是在检查什么一



就在老人出来后不久，灯便亮了起来。

忽然之间，整个塔身的灯全部被点亮。射灯里的黄色光柱，打在塔身上，把一根根原本赤红的钢筋染成温暖的橘色。

5.

东京塔的电梯已经很旧了，在上升的过程中，头顶上一直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不过为了不让旅客担心，电梯运行的过程中一直有广播播放，用日语和英语告诉游客，不用担心奇怪的声响。

